

周
禮
正
義

周禮正義卷三十二

瑞安孫詒讓學

春官宗伯第三鄭目錄云象春所立之官也宗尊也伯長也春者出生萬物天子立宗伯使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之故也疏春官宗伯第三者阮元云第三唐石經作第五非鄭目錄

云象春所立之官也者宗伯於六官爲第三於四時當春故象之而稱春官云宗尊也者大宗伯注同說文八部云宗尊祖廟也白虎通義宗廟篇云宗者尊也書周官僞孔傳訓宗伯爲宗廟官長服鄭義異亦通云伯長也者天官敘官注同云春者出生萬物者獨斷云春爲少陽其氣始出生養云天子立宗伯使

掌邦禮典禮以事神爲上亦所以使天下報本反始者郊特牲
說祭社云所以報本反始也又祭義云天下之禮致反始也致
鬼神也致反始以厚其本也致鬼神以尊上也鄭注云反始也
報天之屬也是郊社以下諸祭祀悉爲報本反始之事故法春
生萬物之義以名官也云不言司者鬼神示人之所尊不敢主
之故也者謂地夏秋冬四官並以司爲名是取典主之義春官
掌鬼神示之事以人所尊敬不可以人主之故獨變其名不言
司而言宗也

周禮

鄭氏注

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春官
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禮謂曲禮五吉凶賓
軍嘉其別三十有六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故書堯典曰帝

日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友作秩宗宗
官又主鬼神故國語曰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
玉帛之類采服之宜葬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位壇場之所
上下之神祇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春秋歸于大廟
躋僖公而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人又曰使宗人鬱夏獻其禮禮
特牲曰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
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大常是也疏使帥其屬而掌邦禮
以佐王和邦國者大宰六典云三曰禮典以和邦國是也注
云禮謂曲禮五者賈疏云案禮序云禮者體也履也一字兩訓
蓋有以也統之於心名爲體周禮是也踐而行之名曰履儀禮
是也既名儀禮亦名曲禮故禮器云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云

經禮謂周禮也曲猶事也事禮謂今禮也其中事儀三千若然則儀禮爲曲禮今此鄭云禮爲曲禮五者對文則儀禮是曲禮周禮是經禮散文此周禮亦名曲禮案賈說非鄭信鄭釋邦禮爲曲禮者正謂今禮經宗伯特掌之耳非謂宗伯掌此周禮鄭儀禮目錄每篇並云於五禮屬某禮卽所謂曲禮五也若周禮則古經六篇不當云五矣然鄭以周禮對儀禮爲經曲其說亦不瑳詳天官目錄疏云吉凶賓軍嘉其別三十有六者據大宗伯職吉禮之別十有二凶禮之別五賓禮之別八軍禮之別五嘉禮之別六總三十有六也鄭司農云宗伯主禮之官者據經云掌邦禮引書堯典者阮元云釋文出女秩二字則此注本云女秩宗也詒讓案鄭所引書爲孔本入舜典又女作秩宗女作

汝並非其舊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天事地事人事之禮秩宗主次秩尊卑賈疏云案彼虞書云脩五禮下又云典朕三禮三五不同者鄭義上云脩五禮與下五玉連文五玉是諸侯所執玉則五禮非吉凶賓軍嘉之五禮故鄭云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是以禮論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若然云三禮不言五禮則三禮中含有五禮矣今案曲禮孔疏云鄭注大宗伯云唐虞有三禮至周分爲五禮今注無此文疑孔誤以禮論之文爲鄭注也云宗官又主鬼神者卽本職掌吉禮是也引國語者是語文賈疏云是楚昭王問於觀射父觀射父對此辭云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物玉帛之類者賈疏云孔服注以爲聖人大德之後生謂桑盛犧謂純毛色牲爲牛

羊豕玉帛孔服皆以爲禮神玉帛謂若宗伯云蒼璧黃琮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是也案章注並與賈引孔服義同云采服之宜者宜章本作儀賈疏引服氏云祭祀之所服色謂若司服袞冕以下是也云彝器之量次主之度者賈疏引服云量數也祭祀之器皆當其數次廟主之尊卑先後遠近之度云屏攝之位者賈疏云服氏云屏猶并也謂攝主不備并之其位不得在正主之位卽引曾子問云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視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又云攝主不厭祭不旅不假不綏祭不配是其攝主并之事左氏昭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災時鄭子產使子竟于上巡羣屏攝彼鄭司農云束茅以爲屏蔽祀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此屏攝義與國語異案章

注引周氏說屏攝與賈引服說同又云昭謂屏屏風也攝形如
今要扇皆所以明尊卑爲祭祀之位近漢亦然章義與左傳先
鄭注義略同較服爲長云壇場之所者賈疏引孔云去廟爲祧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又云場祭道神曾子問道而出是也案章
注云除地曰場義較孔爲長云上下之神祇者章本無祇字賈
疏引孔氏云上謂凡在天之神天及日月星下謂凡在地之神
謂地山林川谷丘陵也云氏姓之所出而率舊典者爲之宗者
賈疏引孔氏云既非先聖之後又非名姓之後但氏姓所出之
後子孫而心常能循舊典者則爲大宗大宗者於周爲宗伯案
章本作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云所自出也與賈引孔說異
漢書郊祀志亦約此文顏注釋氏姓所出云謂神本所出及見

所當爲主者也此說得之孔以爲大宗所出之氏姓非其義也
宗卽禮官之通稱魯語又云夏父弗忌爲宗宗卽宗伯也書顧
命云大宗麻冕彤裳又云上宗奉同珣孔疏引鄭書注以爲上
宗猶大宗卽大宗伯是也會子問祭統亦並有大宗周書嘗麥
篇又謂之太宗義並同云春秋禘于大廟躋僖公而傳曰夏父
弗忌爲宗人者釋文躋作躋云本又作躋案說文足部云躋登
也無躋字文二年經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三家經並
作躋左傳云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杜注云大
事禘也躋升也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
在閔上故書而譏之先鄭此引宗伯作宗人孔繼汾謂涉下文
而譌今攷後鄭禮器注引亦同疑所見本與杜異也此經有都

宗人家宗人則宗人爲卑者之稱然經典多通稱宗伯爲宗人
雜記云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寧孔疏謂卽大小宗伯
書顧命云授宗人同孔疏亦以爲小宗伯是宗伯宗人可互稱
故先鄭引以爲證國語魯語載夏父弗忌自云我爲宗伯是實
爲宗伯之官諸侯三卿五大夫無大小宗伯蓋雖立此官舊則
卑也云又曰使宗人饗夏獻其禮者亦左哀二十一年傳文彼
云公子荆之母嬖將以爲夫人使宗人饗夏獻其禮杜注云宗
人禮官也亦引證宗人典禮之事又引禮特牲者賈疏云此特
牲饋食禮食賓賓之明夕祝濯主人與眾兄弟及賓入卽堂下
位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注云東
北面告緣賓意欲問也引此者亦證宗人主禮也詒讓案士冠

禮亦云宗人告事畢鄭注云宗人有司主禮者先鄭不引彼文者欲見宗人主祭祀之事故別引特牲爲證云然則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者據上引書禮及春秋內外傳諸文知自唐虞至周並以宗官典禮及祭祀也曲禮天子六大小其二曰大宗鄭注以爲殷制云漢之大常是也者賈疏述注作則漢時大常是也疑誤國語楚語韋注云秩宗之官於周爲宗伯漢爲太常說與先鄭同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大常顏注引應劭云常典也掌典三禮也是漢大常亦典禮及祭祀故以況周之宗伯漢書王莽傳莽改大常曰秩宗義亦同也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

士三十有二人府六人史十有二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

人肆猶陳也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案盛疏大宗

伯卿一人者禮官之正也書顧命成王召六卿爲孔傳謂彤伯

爲宗伯詩淇奥孔疏引鄭書注又謂芮伯爲宗伯卽此大宗伯

卿也云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者禮官之貳也周書嘗麥篇又謂

之少宗又王會篇有彌宗蓋亦卽此官也云肆師下大夫四人

者禮官之攷也 注云肆猶陳也者掌戮注同說文長部云肆

陳陳也肆卽肆之隸變云肆師佐宗伯陳列祭祀之位及牲器

案盛者賈疏云案小宗伯云掌建邦之神位肆師云立大祀用

玉帛牲牷之等故知佐宗伯列陳祭祀之位也知亦陳牲器案

盛者案其職云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楫人又云祭之日

表齋盛告絜展器陳告備足其陳性器柔盛之事者也

鬱人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鬱鬱金香草宜以和鬱

以鬱人者鬱正字作鬱說文林部云鬱木叢生者與鬱義別經
典皆段鬱爲鬱賈疏云鬱人爲首者祭祀宗廟先灌灌用鬱其
職云掌禋器故宐先陳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
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注云鬱鬱金香草者郊
特牲孔疏引馬氏說鬱草名以鬱金香草合爲鬱也說文鬱部
云鬱芳艸也一日鬱鬱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
以降神鬱今鬱林郡也水經溫水注引應劭地理風俗記云周
禮鬱人和鬱鬱鬱芳艸也百草之華煮以合釀黑黍以降神者
也或說今鬱金香是也一日鬱人所貢因氏郡矣許謂芳草應

謂鬱金香竝與此注義同其百草之華鬱人所貢別爲一說玉
燭寶典云萬震南州異物志云鬱金香唯罽賓國人種之色正
黃而細後漢朱穆南陽宛人鬱金賦乃云歲朱明之首月步南
園以迴眺覽草木之紛葩美斯化之英妙韋曜雲陽賦云草則
鬱金勺藥然則南方自有此草非必罽賓案據杜說則古中原
自有鬱艸故以和酒而今無之猶古以菹桂爲常食今北方絕
無桂也今藥中別有鬱金根無香出蜀中與香草鬱金華異古
鬱園用葉不用根華互詳本職疏云宜以和鬯者郊特牲云周
人尚臭漣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所謂鬱和鬯也賈疏
云鬯人所掌者是秬米爲酒不和鬱者若祭宗廟及燕賓客則
鬯人以鬯酒入鬱人鬱人得之築鬱金香煮之以和鬯酒則謂

之鬱鬯也

鬯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八人鬯釀秬爲酒芳香條暢於上下也秬如黑黍一稗二米疏鬯人者掌其秬鬯與鬱人職掌相成故次其後注云鬯釀秬爲酒芳香條暢於上下也者本職注云秬鬯不和鬱者也詩大雅江漢篇秬鬯一卣鄭箋云秬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芳香條鬯也易震卦辭不喪匕鬯李氏集解引鄭易注云鬯秬酒芬芳條鬯因名焉白虎通義攷黜篇說秬鬯云芳香條鬯以通神靈案條暢卽條鬯鬯暢字通說文鬯部云鬯以鬯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攸服亦當作條暢說苑脩文篇云鬯者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饋所謂條暢於上下也云秬如黑黍一稗二米者說文鬯

部云黼黑黍也一稭二米以釀重文秬鬯或从禾又禾部云稭
稭也稭稷也秬一稭二米案經經典皆作秬賈疏云案爾雅云
秬黑黍秬一稭二米此爾雅上文云秬黑黍是一米之秬直以
秬爲名下文云秬一稭二米亦是黑黍但無黑黍之名但二米
之秬貴此鬯酒用二米者故鄭云秬如黑黍此據爾雅下文二
米之秬其狀如上文黑黍者若然爾雅云秬一稭二米不言黑
黍者爾雅主爲釋詩案生民詩云維秬維秠爾雅云秬黑黍卽
是維秬者云秬一稭二米卽是維秠者也若然爾雅皮詩云秬
者卽黑黍之皮以皮而見秬是以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
秬如黑黍一稭二米案爾雅秠一稭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答
云秬卽其皮秠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鄭云重言

者秬既是皮復云稭亦皮是重言也恐人不知稭是皮故重言
稭秬是一還是秬故云更無異稱也詩大雅生民孔疏云秬是
黑黍之大名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秬故此經異
其文而爾雅釋之若然秬秬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
爲酒秬如黑黍一稭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
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
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中廟之祭唯祫爲重二米
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
釀秬爲酒爾雅云秬一稭二米鬯人注云一秬二米文不同者
鄭志答張遜云秬卽皮其稭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秬
稭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稭爲秬也程瑤田云賈所疏

及引鄭志問荅之意未見分曉檢生民疏乃知孔所見豎人注
作秬如黑黍一秬二米以秬字易爾雅之稭字也據此則是秬
原包一稭二米者而秬卽秬之皮耳但一稭二米不能不異其
名故義取諸皮之含米者異而名之爲秬也然鄭釋豎用一稭
二米者若但云釀秬爲酒則其義不顯故必須見秬字而又解
之云如黑黍一秬二米者言如一米之秬而一秬二米也是爾
雅釋詩之意欲見秬爲稭故以稭解秬既上承秬字可不復更
見秬字鄭意欲見秬亦秬既直見秬字而秬稭皆皮則不妨易
稭爲秬也此屬文之法孔氏得其義矣秦孔程述注義是也鄭
注本作一秬二米故張逸以發問詩江漢孔疏引孫毓毛詩異
同評亦云豎是酒名以黑黍一秬二米者作之正本鄭此注爲

說今本此注並作一稭陸音孚賈述注及引鄭志亦作稭並誤
黑黍卽黑稬齊民要術引廣志云稬有赤白黑青黃凡五種是
也祔爲其別種故爾雅釋艸郭注云此亦黑黍但中米異耳漢
和帝時任城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爾雅釋文引或云今蜀
黍米白殼黑蓋以黍爲高粱非也古九穀之黍卽今之稬詳大
宰疏

雞人下士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疏雞人者賈疏云案雞人職云
共雞牲大祭祀夜呼旦雞又屬木在春故列職於此也詒讓案
此亦以五行義類屬春官也庖人注云雞屬宗伯木也月令注
云雞木畜孔疏引洪範五行傳云觀之不恭則有雞禍注云雞
畜之有冠翼者屬觀賈子胎教篇云雞東方之牲也風俗通並

祀典篇引青史子書說同注賈說所本

司尊彝下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彝亦尊也

鬱鬯曰彝彝法也言爲尊之法正疏司尊彝者此官與司几筵

天府典瑞四職並掌五禮器物之官故亦屬宗伯司尊彝亦謂

之犧人故國語周語云犧人薦醴韋注云犧人司尊也卽指此

官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

天官敘官疏注云彝亦尊也鬱鬯曰彝者說文糸部云彝宗

廟常器也从糸糸綦也井時米器中實也互聲此與爵相似周

禮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雉彝罍彝以待祿將之禮又酋部

云尊酒器也因禮六尊犧尊象尊著尊壺尊大尊山尊以待祭

祀賓客之禮重文爲尊或从寸案六彝盛鬱鬯六尊盛五齊鬯

尊盛三酒尊與彝對文則異散文亦通故禮器云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明堂位亦以雞彝罍黃目爲灌尊又曰鬱尊爾雅釋器云彝卽彝器也郭注云皆盛酒尊彝其總名是也云彝法也者爾雅釋詁云彝法常也是彝法同義云言爲尊之法正者正各本並作也賈疏云祭宗廟在室先陳後乃向外陳齊酒之尊以彝爲法故名此鬱尊曰彝也是以鄭云言爲尊之法也嘉靖本注正疑誤

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然其言之筵席通矣疏司几筵者說文几部云几踞几也釋名釋牀帳云几廣也所以廣物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注云筵

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者鋪陳釋文作鋪之疑涉下藉之而誤燕禮賈疏引此注亦作鋪陳說文竹部云筵竹席也又巾部云席藉也禮天子諸侯席有黼黻純飾釋名釋牀帳云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席釋也可卷可釋也祭統云鋪筵設同几是鋪陳曰筵藉之謂人所坐履則曰席賈疏云設筵之法先設者皆言筵後加者爲席故其職云設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假令一席在地或亦云筵儀禮少牢云司宮筵於奧是也是先設者爲鋪陳曰筵藉之曰席也云然其言之筵席通矣者凡對文則筵長席短筵鋪陳於下席在上爲人所坐藉散文則筵亦爲席故本職云掌五席賓兼筵言之士冠禮蒲筵注云筵席也蓋席亦有鋪陳之義鄉飲酒禮注云席敷陳也是也

天府上士一人中士二人府四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府
物所藏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疏注云府物所藏者說文
广部云府文書藏也賈疏云府聚也凡物在聚皆曰府官人所
聚曰官府在人身中飲食所聚謂之六府詩云叔在藪火烈具
舉注藪澤禽之府也大府玉府外內府泉府皆是藏財貨鄭云
藏財貨曰府亦是物所藏也案賈引鄭義論語先進篇注文互
詳天官敘官疏云言天者尊此所藏若天物然者謂天府所藏
在大祖廟故特尊其名大戴禮記禮三本篇云王者天太祖儀
禮經傳通解續引鄭洪範五行傳注云受命之君承天制作猶
天之教令也故掌祖廟之藏者謂之天府也義與此注同

典瑞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瑞節信也典瑞

若今符璽郎疏典瑞者此官掌玉瑞玉器之藏與天府職掌相
備故次其後 注云瑞節信也者本職注云瑞符信也說文王
部云瑞以玉爲信也白虎通義文質篇云何謂五瑞謂珪璧琮
璜璋也左文十二年傳秦西乞術荅晉解玉云不腆先君之敝
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杜注云節信也云典瑞若今符
璽郎者舉漢官爲況續漢書百官志云尙符璽郎中四人在中
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

典命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命謂王遷秩羣
臣之書疏典命者此官掌禮命之事故亦屬宗伯 注云命謂
王遷秩羣臣之書者賈疏云凡言命者皆得簡策之命秩次也
命出於王故云命謂王遷秩羣臣之書書卽簡策是也

司服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疏司服者冠服與禮命相將故司服亦屬宗伯賈疏云案其職云掌王之吉凶衣服公羊傳云命者何加我服也再命已上得命卽得服故司服列職於典命之下也云府二人史一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一人史二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典祀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典祀者此與守祿皆掌兆廟之官故亦屬宗伯先典祀者以其掌外祭祀有二郊五帝之兆尊於宗廟故也

守祿奄八人女祿每廟二人奚四人遠廟日祿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奄如今之宦者女祿女奴有才知者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奚女奴也疏守祿者此掌內祭祀宗廟之官故大典祀

金鶚云對文則祧與廟別散文則祧與廟通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襄九年傳以先君之祧處之昭元年傳其敢愛豐氏之祧祧卽廟也守祧職兼廟祧而官以祧名是廟祧通稱爲祧也天子有二祧而通稱七廟亦猶是也案金說是也祭法孔疏引襄九年左傳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然則祧之名通於四親廟矣云奄入人者賈疏云以其與文祧及奚婦人同處故須奄人通姜嫄爲八廟廟一人故入人也案賈本張際評聖證論說詳後云女祧每廟二人奚四人者沈彤云女祧每廟二人天子七廟通姜嫄爲八廟則十六人每廟奚四人則三十二人注云遠廟曰祧者別於四親廟爲近廟也說文示部新附云祧遷廟也御覽禮儀部引五經異義云禮祭法云天子有祧遠廟曰

祫將祫而去之故曰祫鄭祭法注云禘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
許宗彥云遠廟者遠於廟自正廟而遷之於祫謂之遷故祫曰
遷廟去祫而壇則無廟矣故謂之毀壇墮鬼皆毀廟云周爲文
王武王廟者鄭以二祫爲卽文武世室也明堂位云魯公之廟
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注云世室者不毀之名也漢
書韋玄成傳玄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
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
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王制孔疏引石
渠論曰虎通並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引盧植云二祫謂
文武案此皆鄭義所本公羊成六年何注說同賈疏謂鄭以二
祫爲祭法之祖宗今攷祖宗之祭固是祭文武然鄭祭法注云

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則鄭雖以二祧爲文武廟實不以祖宗爲二祧之祭明矣但鄭以周二祧專爲文武廟其說亦非也文武世室不遷不毀與二祧迭毀不同周七廟二祧爲遷廟當從王肅說謂王之高祖之父及祖以次遞遷非不遷不毀之廟也通典吉禮載王肅非鄭云祭法云遠廟曰祧親盡之上猶存二廟也文武百代不遷者祭法不得云去祧爲壇又引馬昭非王云肅言文武不得稱遠廟不得爲二祧者凡別遠近以親爲限親內爲近親外爲遠文武適在親外當毀故言遠廟自非文武親外無不毀者又引孔晁申王云夫無功德則以親遠近爲名文武以尊重爲祖宗廟何取遠近故后稷雖極遠以爲太祖不爲遠也許宗彥云韋立成鄭康成等皆以文武爲不遷之

廟既以文武爲不遷廟而周制止五廟不得以二祧當之祧者遷廟乃以爲不遷之廟名實乖矣若依鄭義是周制本止五廟因文武不遷始有二祧是周人尊事文武之創典且爲周七廟之制所由來經傳不容無一語及此也且謂文武不遷者謂文王受命武王始有天下宜加尊禮異於常制今二祧官嘗乃止其禮既簡祧有廟而無寢其制亦殺況鄭謂二祧者遷主所藏之廟文武以親盡而爲祧凡先王亦親盡而祧其主亦藏於祧廟是文武仍與凡先王等豈爲尊禮哉又鄭解祧云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使文武長居二祧凡祧主皆藏祧廟則何超上之有祭法去祧爲壇南史臧肅曰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又武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

之祖也所駁甚確金鶚云成王之時文武在世親廟中安得以爲二祧乎文武居二祧必在其王之世去周公制禮時甚遠何可以解周官乎明堂位有文武世室之說其制在懿王孝王之時周于是有九廟然則文武爲二祧不過在穆王其王之時未幾而爲世室矣何得謂文武常爲二祧乎案許金二說申王義是也明堂位以魯公之廟放文世室武公之廟放武世室明矣魯伯禽及武公特立廟放周文武廟則文武於二祧之外別立廟明矣且姜嫄爲先妣尙特立閼宮之廟文武受命塲業其特立廟不亦宜乎要之七廟之制定於周初文武去祧則在懿孝以後無論別立廟與否皆不可以消七廟之初制則固較然無疑耳云遷主藏焉者本職注亦云遷主所藏曰祧鄭祭法注云

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於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於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賈疏云以其顯考以下其廟毀不可以藏遷主文武既不毀明當昭者藏於武王廟當穆者藏於文王廟可知故云遷主藏焉若文武以上父祖不可入下子孫之廟宜藏於后稷之廟但文武既爲二祧后稷爲大祖廟不可復稱祧故不變本名稱大祖也案鄭賈說亦非也凡遷主當從韋玄成許慎說並藏大祖廟不藏二祧無天子諸侯之異聘禮之祧卽廟之通稱非謂諸侯遷主藏大祖廟遂名大祖廟爲祧也金鶚云祧遷廟也大祖百世不遷豈可以遷主所藏遂名爲祧乎其說是矣詳本職疏云奄如今之宦者者天官序官注云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義與此同云

祧女奴有才智者者賈疏云亦若天官女酒女漿女祝女史之類皆女奴有才智者爲之無才智者卽入奚類也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者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股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祭法云王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曰鬼王制疏云鄭氏之意天子立七廟唯謂周也鄭必知然者按禮緯稽命徵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鈞命決云唐堯五廟親廟四與始祖五禹四廟至于孫五殷五廟至于孫六周六廟至于孫七鄭據此爲說

故謂七廟周制也周所以七者以文王武王受命其廟不毀以爲二祧并始祖后稷及高祖以下親廟四故爲七也若王肅則以爲天子七廟者謂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廟爲二祧并始祖及親廟四爲七故聖證論肅難鄭云周之文武受命之王不遷之廟權禮所施非常廟之數殷之三宗宗其德而存其廟亦不以爲數凡七廟者皆不稱周室禮器云有以多爲貴者天子七廟孫卿云有天下者事七世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今使天子諸侯立廟並親廟四而止則君臣同制尊卑不別禮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况其君臣乎又祭法云王下祭殤五及五世來孫則下及無親之孫而祭上不及無親之祖不亦詭哉穀梁傳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家語云子羔問尊卑立廟制孔子云禮天子

立七廟諸侯立五廟大夫立三廟又云遠廟爲祧有二祧焉馬
昭雖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宗祖
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
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餼六尸
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旣不同祭
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云二祧謂文武曾子問
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九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
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
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
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
女祧每廟二人自大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

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爲本穀梁說及小記爲枝葉章立成石渠論白虎通爲證驗七廟斥言立說爲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廟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語云先儒以爲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推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圉亞圉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圉亞圉

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詔讓案禮緯及孝經緯謂唐虞夏殷本制皆始祖廟一與四親
廟爲五周以文武不毀爲二祧故七廟鄭從其說王肅則謂周
本七廟內含二祧文武別立廟在七廟之外二說不同王是也
漢書韋立成傳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云禮記王制及春
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
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
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
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
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
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二

十八

五百四十八

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
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或說天子五
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崇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
德貴功之意也案劉歆謂天子七廟是正法宗不在數中卽王
肅所本通典吉禮載唐岑文本議謂孔安國班彪父子孔晁虞
喜于寶之徒咸以爲然金鶚亦申王難鄭云王制祭法禮器曾
子問穀梁僖十五年傳皆言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戴禮三本
篇亦云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此自上而下降殺以
兩百王不易之制也若天子諸侯皆親廟四何尊卑之無別乎
王制孔疏謂天子七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雖有
其人不得過五以此爲等殺然凡禮之等殺必有一定之制何

獨於廟制而不然設使天子無人可宗竟無異於諸侯乎且卽有其人亦必待親盡當祫然後立廟以宗之則四世之中廟制皆與諸侯無別矣聖人制禮而顧若是乎王制祭法諸書明言七廟此經文之確然可據者惟喪服小記有云王者歸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蓋天子三昭三穆其二昭二穆爲四廟一昭一穆爲二祫祫不得爲廟則正四廟而已二祫不尊不親故略而不言非謂天子無七廟也周官爲周公所作成王時則自武王至大王爲四親廟諸蓋亞圉爲二祫大王王季文王武王皆先王也亞圉諸蓋皆先公也故守祫有先王先公之說雅頌之作亦在成王之時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

之禮夫論祠烝嘗時祭也時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中庸
言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天作序言祀先王先公亦謂時祭牲祀
若禘祫則先公與先王並列自必祀以天子之禮天作序亦不
必別言之但言祫祭宗廟可矣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享先
公則鷩冕此亦謂時祭牲祀先公之尸服鷩冕故祭者亦服鷩
冕不以卑服爲也若禘祫之祭先王先公同在一處祭者只應
服衮冕何得殊服乎由此觀之成王之時先王已有四廟又有
先公之廟非七廟而何天作孔疏謂周初只五廟先公爲后稷
則諸書所言先公皆后稷矣不知后稷爲周大祖推以配天雖
不追王亦得稱先王國語云我先王后稷是稷稱王也其尸必
服衮冕祭者豈得以鷩冕享之乎思文頌后稷則祭后稷之廟

當歌思文不歌天作也若天作所祭有后稷后稷爲周始祖其功甚大何無一言及之乎太祖尊於羣廟未有不祀以天子之禮者何必特言之乎則先公非后稷明矣許宗彥云周禮五廟二祧五廟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與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已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祧爲遷廟必非與廢廟同制若祧爲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迫遠之意胥失之矣案鄭及馬昭張融孔穎達等之說金許兩家難之詳矣馬昭引禮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以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二

二十五 楚學子附本

五百四十八

明七廟七尸文武亦與祭若文武不在七數則不同祭爲非禮不知此乃懿孝以前禘祫之禮其時文武未去祿故止六尸若孝王以後二世室已立則旅醴當有八尸矣又此官奄八人以七廟通姜嫄廟爲八廟廟一人金鶚以爲此在周公制禮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是也張融乃疑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此亦不悟文武去祿在懿孝以後此經作於成王初文武尚有親廟又何疑於奄八人之不足配哉又天子宗廟在雉門內路門外及廟制異同詳小宗伯及本職疏其祿之所在經注無文焦循云廟制同於路寢每堂東西九雉得四十五步七乘之得三百十五步館爨在西堂下則堂下至壁有餘地也士冠禮適東壁注云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是闔門在壁而闔門之外

必有巷道以居兩廟之夾中也然則此四十五步外又加以堂下餘地及牆之厚巷之廣每廟至少約得十步共七十步並之已三百八九十步治朝之左僅廣四丈得四百步去七廟之三百八九十步此外宿衛官舍畫塗豈十餘步所可受者考隸僕職掌五寢之掃除糞洒之事注云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廟後曰寢若祫與五廟並列而祫獨無寢何以成制則二祫與五廟必非一地也惟祫與廟不一地故廟有寢祫無寢五廟共廣三百步於朝左爲可置案焦謂祫當與廟別立埭不可易今依王義說之蓋路門外惟有五廟其祫與文武世室姜嫄廟皆當別立但無正文未能定其所在要皆在宮內而不與五廟並列則固無疑也云

奚女奴也者謂女奴之少才智者詳天官敘職

世婦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女府二人女史二人

奚十有六人世婦后宮官也王后六宮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小

府大僕亦用士人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疏世婦者此官與

內外宗並婦官以禮事佐后者故亦屬宗伯而次守祿之後互

詳天官敘官疏云每宮卿二人下大夫四人中士八人者賈疏

云王后有六宮每宮卿二人則十二人也案王之六卿皆六命

十二小卿皆四命此六宮十二卿不言命數亦可當小宰小司

徒等十二小卿同用四命中大夫爲之以其同十二人故也沈

彤云婦官而以卿大夫士名之何也白虎通云卿之言章夫之

言扶士之言事婦人有是德則亦以是爵爵之也下大夫每宮

四人凡二十四人中士八人凡四十八人詒讓案經凡言卿者並六命卿無言小卿者賈謂此官卿是中大夫之小卿蓋隱據昏義二十七世婦當二十七大夫爲說但此官備卿大夫士三等自與彼不同賈說與經例不合非也此四婦宮卿以下並以婦人爲之與天官世婦職掌略同王與之魏校柯尚遷方苞孫志祖並謂彼世婦爲內命婦此世婦爲外命婦其說甚精蓋天官世婦爲內命婦故與九嬪女御爲次而屬大宰以大宰兼掌宮政也此世婦爲外命婦故與內外宗並列而屬宗伯以宗伯掌禮事也外命婦爵尊者比於卿而終不得稱嬪故與大夫士同冢世婦之稱矣本職云凡內事有達於外官者世婦掌之明其非內命婦蓋世婦自有內外命婦之別經亦分列兩職其異

同分合自有精意而說者不悟強爲推測鄭以此官爲士人賈馬又以爲奄人其說皆不可通互詳天官敘官疏云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者沈彤云六宮女府女史凡十二人奚九十六人注云世婦后宮官也者據經云每宮卿二人鄭意

此與二十七世婦異乃后宮之官以士人爲之也云王后六宮者詳內宰疏云漢始大長秋詹事中少府大僕亦用士人者丁晏云漢書百官公卿表將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師古曰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恆久之義故以爲皇后官名又詹事秦官掌皇后太子家有丞又中長秋私府永巷倉廩祠祀食官令長丞諸宦官皆屬焉長信詹事掌皇太后宮景帝中六年更名長信少府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

置也賈疏云此主婦人則卿大夫士並奄人爲之若然天官云
內小臣奄上士四人鄭云奄稱士異其賢似卿大夫不用奄人
者案彼天官之內職內有婦人者皆用奄人獨此宮卿大夫士
與下女府女史奚同居不用奄非其宜但此經不言奄故鄭亦
不言奄其實是奄可知是以賈馬皆云奄卿也然鄭云漢始大
長秋亦見周時用奄之義也但天官惟有小臣是上士用奄人
鄭卽云奄稱士異其賢也若然小臣上士言奄此不言奄者但
上天官共婦人同職皆已言奄於此略而不言耳孔廣森云賈
馬舊說世婦爲奄卿故鄭君辨之言漢初皇后宮官尙用士人
則周宮卿是士人非奄可知疏乃以爲見周時用奄之義適與
注反矣後漢宦者傳曰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

上人以參其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奄人不復雜調它士然鄭引漢法以說此經則非也官以婦名不但施諸士人不可卽施諸奄人亦不可愚謂此等必諸臣之妻老而有德者選令治宮廟之內禮卿之妻卽命爲宮卿大夫之妻爲宮大夫士之妻爲宮士王藻曰唯世婦命於奠醢其它則皆從男子正謂此世婦也后妃獻薦於太廟時命世婦與君因祭而命卿大夫者同禮下文女府女奚冠以女字而卿大夫之等不言者正因義稱世婦其必非男子無疑耳沈夢蘭云此閭人所謂命婦亦云卿大夫士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也鄭注謂如漢之大長秋是以男子官世婦矣或疑奄人爲之亦非周官奄人至上士止也案孔沈說是也其謂從夫之爵說本王與之孫志祖說亦同但此經

六官之正及六鄉大夫男卿止有十二人未必其妻盡爲宮卿如十二卿之中有無妻或有妻而老病不任宮事者又將闕其數乎竊意此當兼有致仕諸卿之妻抑有非卿妻而以賢加命取備員數者同不容泥也云女府女史女奴有才知者者亦對奚爲女奴少才知者也與前女祿義同又此女史爲府史之屬與天官女史爲內官異

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內宗有爵其嫁於大夫及士者凡無常數之言疏注云內女王同姓之女謂之

內宗者別於後外宗爲不同姓之女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內宗五屬之女也與此注小異服問孔疏引熊氏云內宗有二案周禮云內女之有爵謂其同姓之女悉是一也

雜記云內宗者是君之五屬之內女是二也詒讓案此經內宗止取有爵者不論有服無服故鄭以同姓之女廣言之雜記內宗亦當與此同彼注謂此五屬之女熊氏遂謂內宗有二非也穆天子傳說葬盛姬事云女主卽位王臣姬姓之女倍之郭注云疑同姓之女爲大夫士妻者所謂內宗也亦依此注義互詳後疏又春秋莊二十四年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左傳杜注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穀梁范注義同杜范二家蓋謂同姓大夫之婦稱宗婦與宗女異稱故鄭此注專以同姓之女爲說詩小雅常棣箋云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蓋亦以內宗內無宗婦故二者並舉竊謂以服問注義穀之卅宗得關外親之婦則內宗不當專屬同姓

之女祭統說諸侯祭禮云宗婦執盥從夫人薦浼水諸侯之祭宗婦得從夫人則天子之祭宗婦亦宜得從后矣左桓六年傳子同生公與文姜宗婦命之杜注云蓋同宗之婦彼宗婦從夫人與內宗職王后有事則從之文相應則宗婦卽內宗也又襄三年傳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孔疏謂諸姜同姓之女宗婦同姓之婦彼使婦人越疆送葬雖不合禮然與內宗職凡卿大夫之喪掌其弔臨之文亦可相比例然則內宗兼同宗之女婦言之經止云內女者言婦不可以眩女言女則可以眩婦肆師職以內外命婦爲內外命女卽其例矣又案特牲饋食禮主婦亞獻尸則宗婦贊設饗主婦致酌於主人則宗婦贊豆主人致酌於主婦則宗婦薦豆祭畢則宗婦徹祝豆籩徹主婦

薦俎此與內宗職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反以樂徹則佐傳
豆籩事略相類蓋天子官備故祭禮贊后者有九嬪世婦女御
內外宗等眾官士禮略則祭禮贊主婦者唯有宗婦而兩相比
例亦可知內宗內之必有宗婦矣至此內宗與祭統春秋經傳
之宗婦並謂君同宗之女婦與內則宗子宗婦別公羊莊二十
四年何注以大夫宗婦爲大夫爲宗子者之妻非也云有爵其
嫁於大夫及士者者賈疏云但婦人無爵從夫之爵今言內女
有爵明嫁與卿大夫及士周之法爵亦及士故兼言士也案周
爵下及士詳大宰疏云凡無常數之言者一切經音義引三蒼
云凡數之總名是凡者舉其最目無一定之常數故經亦不言
數後凡以神士者無數與此義同此不云無數者文不具也

外宗凡外女之有裔者外女王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疏凡

外女之有裔者者賈疏云有裔亦是嫁與大夫及士言凡亦是無常數之言也案賈說是也通典凶禮引王肅云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王蓋謂不及士妻非鄭義也注云外女王

諸姑姊妹之女謂之外宗者喪大記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注云外宗姑姊妹之女與此注同孔疏云姑姊妹必嫁于外族其女是異姓所生故稱外宗案周禮外宗外女之有裔者若其有裔則爲外命婦此別云外宗容無裔者又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注云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又服問云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注云外宗君外親之婦也孔疏引熊氏云凡外宗有三案周禮外宗

之女有爵通卿大夫之妻一也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是君之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從母之女皆爲諸侯服斬爲夫人服期是二也此文外宗是諸侯外宗之婦也若姑之子婦從母之子婦其夫是君之外親爲君服斬其婦亦名外宗爲君服期是三也陳立云宗卽宗族之宗外此者皆不得與宗之名故知內宗包有同姓外宗專指有服者言如姊妹之子爲甥姑之子爲外昆弟女子之子爲外孫皆在總麻女子在室應與子同記者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明皆不得以本服服之也而內宗何知不專指五屬內者以大夫士之制無服族人有爲宗子齊衰三月之制諸侯以上奪宗明五屬內外皆不得服本服也旣曰君夫人則皆指有爵者可知蓋無爵則入庶人爲國君章且

周禮內升宗皆與王后祭事更非無爵者所能矣何知外宗無從母及舅之女者古者諸侯不內娶大夫不外娶故宋殺大夫春秋譏其三世內娶逆婦姜于齊譏其略知舅與從母皆在他邦其女不得嫁于本國之大夫案陳說是也但此外宗當兼有外親之婦於服制外親緦麻婦則無服而得爲外宗者諸侯以上奪宗五屬內外皆不得服其本服是外親之女已不得以服通則外親之婦亦不必據本服之有無爲論要之內外宗並女婦兩有固當據服問注補此注之義矣

家人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家封土爲阼象家而爲之**疏**家人者以下三官並掌家奠喪葬之事於五禮屬凶禮故亦屬宗伯土喪禮云策宅

家人營之又記云家人物土注云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卽此官也 注云冢封土爲丘壝冢而爲之者說文冫部云冢高墳也又土部云壝丘壝也方言云冢秦晉之間謂之墳或謂之壝自關而西謂之丘小者謂之塋大者謂之丘爾雅釋山云山頂冢釋名釋喪制云冢廬也象山頂之高勝起也曲禮注云壝冢也案冢本義爲山頂山頂必高起凡丘墓封土高起爲壝與山頂相似故亦通謂之冢也賈疏云案其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云王公口丘諸臣曰封此直云丘不言封亦有封可知案禮記云適墓不登壝是聚土亦爲壝故兼云壝也又禮記云古者墓而不墳又有墳稱秦漢已下天子之丘亦謂之陵也案爾雅山頂曰冢故云象冢而爲之也若然云丘陵亦是象丘

陵爲之也

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二十人徒二百人墓家塋之地孝子所思慕之處疏墓大夫者亦謂之司墓左昭十二年傳云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杜注云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孔疏謂卽此墓大夫是也注云墓家塋之地者

說又上節云墓丘也塋墓地檀弓云古者墓而不墳注云墓謂兆或今之封塋也又曲禮注云墓塋域方言云凡葬而無墳謂之墓案據鄭說則兆域內平地謂之墓於墓中封土爲壟則謂之冢二名迥別渾言之則冢墓亦得通稱故廣雅釋丘云墓冢也賈疏云不云冢云墓者禮記云庶人不封不樹故不言冢而云墓墓卽葬地云孝子所思慕之處者墓墓聲類同釋名釋喪

制云墓慕也孝子思慕之處也

職喪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職主也疏職喪者周書大聚篇云立職喪卹死卽此官也注云職主也者亨人注同

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大司樂樂官之長疏大司

樂者說文木部云樂五聲八音總名此官至司干二十職並掌樂事之官賈疏云大司樂掌國子六樂六舞等在此者以其宗伯主禮禮樂相將是故列職於此但樂師教國子小舞與大司樂職別而同府史亦謂別職同官者也詒讓案大司樂樂師又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亦通謂之樂正鄉飲酒禮注云正長也王

制云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詩書禮樂以教士將出學大胥小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注云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又文王世子云大樂正學舞于成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又云小樂正學干注以爲樂師大射儀亦有小樂正彼注義同凡諸樂官亦通謂之冷官毛詩邶風簡兮敝云衛之賢者仕於冷官箋云冷官樂官也冷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爲冷官以下樂官之屬燕禮大射儀亦通謂之樂人詳本職疏注云大司樂樂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樂師已下至鞀鞀氏已上爲長者案典庸器司干當亦屬大司樂賈說未備

大胥中士四人小胥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四十人胥有

才知之稱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疏大胥中
士四人者大宰入職云胥掌官箴以治箴本職云以六樂之會
正舞位以序出入舞者小胥亦云正樂縣之位二官並掌位箴
之事故以胥名官云小胥下士八人者賈疏云小胥掌樂縣之
法亦與大胥別職而同官者也注云胥有才知之稱者地官
敘官注同引禮記文王世子曰小樂正學干大胥佐之者佐記
作贊義同鄭彼注云小樂正樂師也周禮樂師掌國學之政教
國子小舞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菜合舞秋
頒學合聲彼大胥卽此官故引以爲證

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瞽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
下瞽百有六十人眡瞭三百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

百有二十人凡樂之歌必使瞽矇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
小師習杜蒯云曠也大師也眡讀爲虎眡之眡矇目明者鄭司
農云無目眡謂之瞽有目眡而無見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
瞽疏大師下夫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者此官爲樂工之長故
禮經通謂之工大射儀有大師少師論語微子篇有大師摯少
師陽集解引孔安國云魯哀公時樂人史記周本紀作大師疵
少師彊以爲商紂時樂官漢書古今人表顏注引鄭論語注以
爲周平王時人則亦王官少師卽此小師也云瞽矇上瞽四十
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者此皆樂工也以其材藝高下
分爲三等禮經亦通謂之工大射儀說工升歌大師少師之下
有上工蓋卽此上瞽又有羣工卽此中瞽以下也云眡矇三百

人者爲瞽矇之相如上中下瞽之數是每瞽一相也其大師小師官尊員少蓋自別有相之者不使眡瞽若燕禮小臣相工大射儀僕人相工與云府四人史八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者乾隆石經無此十七字賈疏云此下直云瞽矇三百人無府史胥徒者以其無目不須人使是以有眡瞽三百人而已又云案其職大師小師及瞽矇眡瞽四者皆別職又無府史而并言之者以其大師小師爲長故連類言之焉登府謂賈疏兩言無府史胥徒此十七字爲後人所補阮元則謂四官分職府史胥徒統屬於四官故經文合併爲一條如大司樂樂師之例案前後諸樂官並有府史胥徒不宜此四職獨無阮說是也但數官同屬此經常見疏例並止云別職同官共府史胥徒而已此

疏特詳釋之與它職不同似所見本實無此四句然唐石經及宋以來版本並有賈本實未盡善今未敢據刪 注云凡樂之

歌必使瞽矇爲焉者國語晉語云矇矇修聲韋注云無目於聲音審故使修之案本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令奏擊拊下管播樂器令奏鼓鼙又小師掌教鼓鼗祝敔塤簫弦歌注云敎教瞽矇也則瞽矇亦歌器兼掌故大師以下及三等之瞽員數至三百餘人之多鄭惟云歌舉其重者言之耳云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小師名明大師小師亦以瞽矇爲之以其賢知使爲瞽官之長故殊異之而稱師也引晉杜蒯云矇也大師也者桓弓文彼文作杜黃注云或作屠蒯大師典奏樂案左昭九年傳作屠蒯矇卽師矇鄭意師矇亦瞽矇以賢知而爲大師故引以爲證

云眡讀爲虎眡之眡者賈疏云易頤卦六四云虎眡眈眈其欲
逐逐无咎是也段玉裁云說文曰眡古文視可無注而言其讀
者周禮一經凡眡字多以比類爲訓嫌此與彼同故明之詁讀
案虎眡今易作虎視李鼎祚集解本作眡鄭注此經例用今字
作視則此疑亦當作讀爲虎視之視今本作眡者或後人以經
改之云眡目明者者釋文引字林云明也賈疏云以其扶工故
使有目者爲之也胡匡衷云眡瞭職云凡樂事相瞽瞍之於相
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眡瞭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
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紊此相工所以使
眡瞭之意也官名眡瞭當卽取爲瞽瞍之義鄭司農云無目朕
謂之瞽者釋文云朕本又作眡或作眡劉又音隄賈疏云案詩

有矇眊尚書有瞽矇於此文有瞽矇據此三文司農參取而解之無目眖謂無目之眖脉詒讓案說文目部云瞽目但有眖也又新附云眖目精也廣韻十六軫云眖目童子也集韻十六軫云眖目眖也釋名釋疾病云瞽鼓也瞑瞑然目平合如鼓皮也案許鄭說雖異而所謂眖者則皆非目精之謂眖字許書所無古蓋通用眖字集韻訓目眖得之先鄭云無目眖者蓋謂目縫黏合絕無形眖卽劉氏所云平合如鼓皮是也一切經音義引三蒼云無目謂之瞽國語周語韋注云堯典僞孔傳義並同無目眖故直謂之無目新序雜事篇云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眖足證先鄭之義矣許謂有目眖與釋名三蒼說並不同非也賈疏釋注謂無眖脉亦非眖釋文載本又作眖

周禮正義

禮三十一

三
是學社本

五百四十九

眇二字眇字亦說文所無集韻十六軫云眇一曰目精音義並與朕同釋湛然轉行記弘快引玉篇云有瞳無眇曰瞽正作此字朕者說文曰部云目旁毛也目有毛有無不足爲病作朕者蓋誤本劉昌宗依以發音不足據也朕嘉靖本又作眇黃丕烈云玉篇朕與瞶同眇瞶同字案朕字見公羊文七年傳云朕晉大大使與公盟疏云用目視之今案嘉靖本蓋偶誤而合於釋文或本實不足據也今從各本校正云有目朕而無見謂之瞶者說文目部云瞶童瞶也一曰不明也時大雅靈臺瞶瞶奏公毛傳云有眸子而無見曰瞶國語周語韋注同釋名釋疾病云瞶有眸子而失明蒙蒙無所別也賈疏云謂瞶瞶然有朕脉而無見也詒讓案詩瞶瞶卽此瞶瞶先鄭亦同毛義文選演連珠

李注引韓詩章句云無珠子曰瞶與毛鄭說異云有目無眸子
謂之瞶者鄭文云瞶本又作瞶案瞶卽瞶之俗體此兼釋詩義
也說文目部云瞶無目也又盲目無牟子也釋文引字林云目
有眵無珠子也毛詩大雅靈臺傳云無眸子曰瞶國語周語韋
注云釋名釋疾病云瞶縮壞也賈疏云謂日精黑白分明而無
眸子人者謂之瞶前讓案眸亦俗字小司寇注作牟子與說文
合孟子離婁趙注云眸子目瞶子也依毛鄭說瞶爲無眸子則
卽說文所謂盲說文以瞶爲無目則又卽先鄭所謂無目眵之
瞶二說互異劉韋沈並從毛鄭說文選漢連珠注引韓詩章句
云珠子具而無見曰瞶與毛鄭許諸家說又異陳奐謂緯詩瞶
瞶二字訓義疑誤易其說近是又案依二鄭此注則大師小師

及上中下替並卽以替朦爲之替朦亦卽詩之朦朦鄭詩箋義亦同蓋凡樂官及工事專耳治要取其目無所見而已奚辨其目眩與眸子之有無乎而國語周語召公曰替獻曲又曰師箴朦賦朦誦又曰替史教誨韋注云替樂大師又云師小師而於朦則無說依彼文則替師朦朦四者不同官實卽此大師長屬朦文錯專耳故呂氏春秋達鬱篇亦載此語唯云朦箴師誦無替朦之文明不必實有朦官矣

典同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同陰律也不以陽律名官者因其先言耳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疏典同者通掌調樂器之官故次大師小師等官之後注云同陰律也者據大師云掌六律六同

以合陰陽之聲漢書律厯志云陽六爲律陰六爲呂同卽呂也
亦詳大司樂疏云不以陽律名官者賈疏云謂其官不名典律
而云典同也云因其先言耳者卽據堯典及大師文竝言同律
也王制孔說謂以同平聲爲發語之本謬說不足據引書曰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堯典文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鄭書
注云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者同音律度丈尺量
斗斛衡斤兩也又書釋文引鄭書注云同律陰呂陽律也賈疏
云案孔注尙書律爲發制當齊同之則同不爲陰律與鄭義別
也又引大師職曰執同律以聽軍聲者亦證同先律言之義

磬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
磬師者此官與鍾師笙師鐃師皆分主教奏樂器之官以其各

有專掌之器不通掌眾樂故家典同而次之磬師燕禮注謂之磬人國語晉語云筵條蒙璆韋注云蒙戴也璆玉磬也不能俛故使之戴璆蓋卽此磬師之工也論語微子篇有擊磬襄亦卽此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當作府二人史四人是也詳天官敘官疏

鍾師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六人徒六十人疏

鍾師者說文金部云鍾酒器也鍾樂鐘也秋分之音物鍾成古者坐作鐘經典通段鍾爲鐘釋名釋樂器云中空也內空受氣多故聲大也案鍾師禮經謂之鍾人燕禮賓酢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賓所執脯以賜鍾人于門內賁注云鍾人掌以鍾鼓奏九夏今奏陔以節已用賜脯以報之明雖醉不忘禮是也

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十人疏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者鄉射記云三笙一和而成聲注云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爾雅釋樂云笙小者謂之和又鄉飲酒禮笙入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然則此笙師中士二人者卽其長王樂笙和之數無文中下士六人通掌之與

鑄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一人徒二十人鑄如鍾而大疏鑄師中士二人者燕禮注謂之鑄人國語晉語云戚施直鑄章注云直主擊鑄卽此鑄師之工也陳奐云大射陳設諸侯軒縣東西有鑄北無鑄疑天子宮縣鑄亦東西有之南北否周禮序官鑄師中士四人鍾師中士四人此編縣設四面

故四人也。鑄師中士止二人，或卽東西二鑄，與案賈小賁疏說。軒縣有三鑄，則宮縣當有四鑄矣。陳說與賈不合，而義亦得通。

注云：鑄如鍾而大者，大射儀鑄注同。說文金部云：鑄，大鐘也。子之屬，所以應鐘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鑄應之。从金，薄聲。鑄，鑄也。鍾上橫木，上金華也。一口田器。从金，專聲。詩曰：痔乃錢。鑄，此經通借。鑄爲鑄，初學記樂部引三禮圖云：鑄，鍾之大者也。形如鍾，但大耳。其在虛亦一枚而已。左傳襄十一年：孔疏引鄭君禮圖及賈疏說，並同。案鄭云：如鍾而大者，鍾謂編鍾。言鑄形如編鍾，而度特大。晁氏所謂大鍾是也。爾雅釋樂云：大鍾謂之鑄。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郭注云：書曰：笙鏞以聞，亦名鑄。案書召陶謨之鑄，據大司樂賈疏引鄭書注，卽禮經之頌鍾實編。

鍾也郭引以爲大鍾爲失攷而以鑄鐸爲一則均不可易此經
及儀禮皆有鐸無鐸詩及爾雅則皆有鐸無鐸實一鐸明矣江
永云鄭注鐸如鍾而大國語經鈞有鍾無鐸韋注鍾大鍾鐸小
鍾當以鄭說爲正大射儀東方笙鍾與笙磬竝陳而鐸在其南
西方之鐸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爲編
縣而鐸爲特縣與左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鐸磬國語作
寶鐸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
於鐸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鐸與磬師掌教擊磬擊編
鍾鍾師掌金奏鐸師掌金秦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鍾金奏用鐸
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卽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
以鐸爲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鐸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細鈞

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鐻鍾則鐻又大于鍾鍾聲爲鐻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鐻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鐻無鍾兩大相配爲宜若不甚大則鐻不可用用鐻則絲竹細聲爲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鐻所以使絲竹之鳴也韋注未細釋其言而誤解耳案江說是也周語云細鈞有鍾無鐻鍾卽指編鍾鐻亦謂大鍾與此注義正同鐻爲特懸之大鍾故大射儀軒縣東西各一鐻說文云堵以二者卽據大射儀爲說也又云金樂則鼓鐻應之者謂金奏奏鼓鐻鍾師金奏注云擊金以爲奏樂之節金謂鍾及鐻是也詩大雅靈臺云賁鼓維鐻毛傳云鐻大鍾也商頌那云庸鼓有數庸與鐻同一詩皆以鐻與鼓同舉此與說文鼓鐻應樂之文正同亦卽鍾師所謂以鍾鼓奏九夏也韋注周語

音語並以鈎爲小鍾殊誤

鞀師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舞者十有六人徒四十人鄭司
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讀如昧食飲之昧杜子春讀鞀
爲蔀荃著之蔀立謂讀如鞀鞀之鞀疏鞀師者此官與旄人籥
師並掌舞事故次諸奏樂官之後賈疏云案鞀鞀氏堂四夷之
樂今此特掌鞀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
方故特建此一官也注云鄭司農說以明堂位曰昧東夷之

樂讀如昧食飲之昧者此先鄭據明堂位文改鞀爲昧也讀如
昧者釋其音也說文韋部鞀從味聲與味諧未聲異故必破爲
昧而後可讀如昧明堂位注引周禮昧師掌教昧樂正從先鄭
讀後鄭此注則不破字與先鄭及明堂位注異詩小雅毛傳白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二

三七

楚學社本

虎通義禮樂篇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及徐疏引樂緯注說韎樂竝作昧明堂位孔疏引樂元語藝文類聚樂部引五經通義又竝作昧諸書說其義而以暗昧爲訓則先鄭此讀乃古義也詩傳諸文竝詳鞮鞻氏疏云杜子春讀昧爲莠莠莠之昧者段玉裁改爲爲如案此釋音不釋字段校是也莠莠莠者爾雅釋草云莠莠莠又釋木云莠莠者爾雅釋文昧作莠此兩文小異未知杜所舉爲草爲木也杜讀莠字蓋與先鄭同而音微異云立謂讀爲韎韎之莠者後鄭不破字故不從杜及先鄭讀詩小雅瞻彼洛矣孔疏引鄭駁異義云齊魯之間言莠聲如茅蒐字當作莠詳鄭意齊魯方言莠聲如茅蒐蓋與未聲尤近然莠字實從未聲則不當如此註故正之曰字當作莠駁異義說與此注

可互證

旄人下士四人舞者眾寡無數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旄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疏旄人者此官掌教舞散樂而兼教舞夷樂與後鞮鞮氏專掌夷樂及聲歌異賈疏謂此官教而不掌鞮鞮氏掌而不教故二官共其事非也云舞者眾寡無數者賈疏云其職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以其能爲四夷之舞者卽爲之故無數也注云旄旄牛尾者山海經北山經

云潘侯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名曰旄牛郭璞注云今旄牛背勝及胡尾皆有長毛此旄卽旄牛尾之長毛也旄牛樂師先鄭注作髦牛正字當作犖竝詳彼疏云舞者所持以指麾者謂以旄牛尾爲舞者之翳也說文於部云旄幢也廣雅

釋器云特謂之獨賈疏云案樂師掌小舞有旌舞是舞者所持以指麾則此旌人舞夷樂而云旌是亦舞者所持以指麾者

籥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舞者所吹

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籥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疏籥師中士四人者亦掌舞事官

尊於蘇師旌人而列其後者以欲與籥章相次也文王世子云

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案此籥師止中士四人無丞或文有關

挽抑或四人雖同爵亦以一人爲正三人爲丞文王世子孔疏

又謂或諸侯之禮或異代之法未知是否籥師逸周書世俘篇

又稱籥人又喪大記云君喪狄人出壺又云狄人設階注以爲

樂史書顧命亦云狄設籥展綴衣狄祭統作翟云翟者樂史之

賤者也注云翟謂教羽舞者也胡匡衷黃以周並謂翟人卽籥
師近是書僞孔傳云狄下士則似以爲旄人恐不埒也 注云
籥舞者所吹者呂飛鵬云說文竹部云籥書僅竹管也籥部云
籥樂之竹管三孔以籥取聲也案籥師之籥當從籥籥爲正字
籥爲假字詒讓案吹籥三孔舞者所吹之籥則六孔詳笙師疏
引春秋及傳者宣八年經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於垂
壬午猶釋萬入去籥公羊傳云釋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于
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
者何注云于謂楬也聖王以爲武樂萬者其篇名武王以萬人
服天下民樂之故名之云爾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
之長去其有聲者不欲令人聞之也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

語賈疏引鄭志張逸問簫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答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案鄭訓去廢義與何同此引之者證簫爲文舞所吹也依公羊何注義則萬爲武舞與簫爲文舞相對爲文鄭文王世子注及詩邶風簡兮商頌那箋並同其說而簡兮毛傳則云以千羽爲萬舞是萬爲舞之總名不專爲武舞孔疏引孫毓說以傳爲失陳奐云千舞武舞羽舞文舞曰萬者又兼二舞以爲名也千舞以舞大武羽舞以舞大夏逸周書世俘篇簫人奏武王入進萬孔晁注云武以千羽爲萬舞也正本毛義初學記樂部引韓詩萬大舞也以千羽舞故萬舞爲大舞韓傳亦同毛義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此萬之有籥者也公羊傳萬籥對文故以萬爲千舞籥爲籥舞其

實萬則未有不篇也孔疏引異義公羊說樂萬舞以鴻羽取其
勁輕一舉千里此乃西京嚴彭祖顏安樂兩家舊說以萬爲羽
與公羊傳以萬爲干互相發明最爲得指又引韓詩說以夷狄
大鳥羽則萬舞有羽古無異說萬舞兼干羽或省言干謂干爲
萬其說本自可通武功者必有武舞非有武舞者卽去文舞也
自何邵公不從嚴顏舊說後儒遂以萬舞爲干舞之專稱而不
爲羽舞之兼號夏小正傳萬也者干戚舞也鄭箋亦同公羊何
說孫毓從鄭駁毛於古未審矣黃以周云五經通義云王者之
樂各當其德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樂
持朱干玉戚而舞云先必有後是則文樂亦有武舞武樂亦有
文舞特分先後而已故舜樂曰韶箭文王樂曰象箭箭者武舞

也以其先文樂故曰韶曰象耳禹以文得亦先文樂故大夏爲
文舞而公羊傳云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是則六樂皆文武舞備
也詩簡兮曰方將萬舞又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萬雖武舞
亦用文舞也故傳云以干羽爲萬舞是則萬者干舞羽舞之總
名也宣八年春秋經萬入去籥正以萬兼羽籥故別言之隱元
年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于眾仲尤爲萬有羽舞之
顯證案陳黃說是也蓋萬爲大舞文武兼備卽大師樂雲門大
卷以下六代舞之通名夏小正之萬用人事謂大夏也商頌那
之萬舞有奕謂大濩也詩春秋及周書之萬謂大武及大夏也
蓋小舞或用羽籥或用干戚不得兼備惟大舞則文舞以羽籥
爲主而亦有干戚武舞以干戚爲主而亦有羽籥故祭統云朱

千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而公羊昭二十四年傳則兩
易其文謂千戚舞大夏八佾舞大武是卽大舞文武兼備之證
然則夏小正及公羊傳以千戚釋萬者明文舞而有千戚見其
爲大舞耳說者遂據彼以爲專爲武舞則膠柱之論也至萬之
名所起甚古故夏正商頌並言之何氏謂爲武王樂名抑又謬
之甚矣引詩者邶風簡兮篇文毛傳云籥六孔翟翟羽也引之
者亦證文舞吹籥之事

籥章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籥
章吹籥以爲詩章疏籥章者掌野樂之士鼓應籥與常樂不同
故家籥師而次之注云籥章吹籥以爲詩章者明與上籥師

掌籥舞也異也賈疏云案其職有圉詩圖雅圖頌是吹籥以爲

詩章故官名篇章

鞞鞞氏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二人徒二十人鞞讀爲屨

鞞鞞四夷舞者所屣也今時倡蹋鼓者行者自有屣

疏

鞞鞞氏

者此官亦掌夷樂故次鞞師旌人衛師衛章之後

注云鞞讀

爲屨者各本並譌作鞞讀如屨也今依玉珂本刪正段玉裁云

下文云鞞鞞是知其必作讀爲矣鞞屨謂革屨也文云鞞字當

是本作屨而從鞞字加革有說文走部作趨屨是古本也賈疏

云此鄭讀從屨人之屨也案鄭注曲禮云鞞屨無絢之屣也此

鞞鞞亦是無絢之屣彼爲大夫欲去國行喪禮之屣此爲四夷

舞者所屣其鞞無絢一也案賈說非也曲禮注謂鞞屨無絢者

因大夫去國用喪禮故去飾非謂常用之鞞屨悉無絢也此舞

者鞮鞻不必無約互詳屨人疏云鞮鞻四夷舞者所屣也者段
玉裁云屨上所字文選魏都賦注引無說文曰屨屨屬儀禮曰
繩非者繩屨也不當有所字案段說是也四夷舞者屨猶言四
夷舞者屨也然據疏則賈所見本已衍此字釋文云鞮許慎云
屨也呂忱云鞮革屨也屨者幹屨案鞮屨蓋以韋爲屨方言云
屨屨屨屨也徐充之郊謂之屨自關而西謂之屨屨者謂之鞮
郭注云今革鞮也釋名釋衣服云齊人謂韋屨曰屨屨皮也以
皮作之說文走部云起起屨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云鞮革
屨也段玉裁云說文革部無屨字釋文引字林屨者幹屨是則
字林乃有屨字革部之鞮是常用之屨走部之起屨乃四夷舞
者之屨曲當作屨聲之誤也許與鄭注說同案段說是也說文

足部云踧舞履也重文襪或從革蓋凡舞履皆用革而四夷舞
屣尤殊異故以名官也字林以鞢爲鞢鞢說文革部云鞢鞢也
則鞢鞢亦革履之別制云今時倡蹋鼓沓行者自有屣者賈疏
云謂漢時倡優作樂蹋地之人并擊鼓沓沓作聲者行自有屣
屣引之者證四夷舞者亦自有屣與中國不同也案三國志楊
阜傳曹洪置酒大會令女倡著羅襪之衣蹋鼓漢書禮樂志顏
注云沓沓疾行也蹋鼓沓行蓋謂沓鼓疾行不當如賈所說

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庸功也鄭

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春秋傳曰以所得於齊之兵
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疏典庸器者此與司干二官一掌藏樂器

一掌藏舞器故列諸樂官之末云府四人史二人者王引之謂

當作府二人史四人詳天官敘官疏

注云庸功也者大司徒

注同鄭司農云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者先鄭說與後鄭同
器謂鍾鼎盤盂之屬引春秋傳日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
銘魯功焉者左襄十九年傳文杜注云林鍾律名鑄鍾聲應林
鍾因以爲名引以證鑄器銘功之事

司干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干舞者所持謂盾也

春秋傳曰萬者何干舞也

疏

注云干舞者所持謂盾也者謂武

舞也盾釋文作楯宋余仁仲本及宋注疏本並同阮元云盾者

正字楯俗字詒讓案說文戈部云戟盾也經典通段干爲戟小

爾雅廣器云干盾也公羊宣八年何注云干謂楯也能爲人扞

難而不使害人故聖王貴之以爲武樂書大禹謨舞干羽于兩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二

五百三十字

階僞孔傳云干楯也孔疏云釋言云干扞也孫炎曰干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干爲楯名故干爲楯賈疏云謂若樂師云干舞則小舞也其夏官司兵云掌五兵祭祀投舞者兵則五兵俱掌但無干耳然彼注云謂朱干玉戚者鄭連言朱干耳案司干所掌者卽朱干玉戚司兵所掌者無飾之干戚賈謂彼授舞兵無干誤也詳本職及司兵疏引春秋傳者公羊宣八年傳文引之者證武舞持干也案公羊以萬爲干舞者對箒爲箒舞也實則萬當爲干舞箒舞之通名詳前疏

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二人得四人徒四十人問龜曰卜大卜卜筮官之長疏大卜者此官至箬人七職並掌卜箬之官以卜箬爲問鬼

神之事故亦屬宗伯大小亦曰卜正左隱十一年傳滕侯侯
曰我周之卜正也杜注云卜正卜官之長孔疏謂卽大小蓋周
初滕叔繡嘗爲此官又曰易祭義云易抱龜南面鄭彼注云易
官名周禮曰大小云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者賈疏云
此大小有卜師及卜人皆士官而卜人無別職者以其助大小
卜師行事故也其卜師則與大小別職亦是別職同官 注云
問龜曰卜者說文卜部云卜灼剝龜也曲禮云龜爲卜筮爲筮
孔疏云師說云卜覆也以覆審吉凶筮決也以決定其惑劉氏
以爲卜赴也赴來者之心筮問也問筮者之事赴問互言之自
疏通義普施篇云龜曰卜卜赴也爆見兆也云大小卜筮官之
長者賈疏云謂與下龜人筮氏占人筮人等爲之長也

龜人中士二人府二人史二人工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工取龜攻龜疏龜人者此官掌藏六龜凡邦國都家蓋並有藏龜以俟卜左昭五年傳云卜之以守龜是也國語晉語韋注以守龜爲卜人龜人之官非是注云工取龜攻龜者賈疏云案其職云取龜用秋時甲戌之時也攻龜用春時風氣燥達之時故也詒讓案此工於考工記五工無所屬疑或當用刮摩之工如雕人兼治骨角此工攻龜亦治龜骨也

蕐氏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八人煇煇用荆蕐之類疏注云煇煇用荆蕐之類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共煇契卽士喪禮云楚煇是也楚卽荆故云用荆蕐所以樺咎人馬用荆竹爲之此亦用荆故云蕐之類也阮元云此釋官名蕐氏之故也說文竹部箠

擊馬也疏云箠用荆竹爲之然則賈本作從竹之箠轉寫誤從艸釋文序官箠是誤字而集韻因分從竹從艸爲兩字案阮說是也箠卽箠之僞變漢隸从竹从艸字多互易字又作垂詳本職疏木職燹契注引士喪禮而云楚燹卽契所用灼龜也燹謂炬其存火又云遂獻其燹契注云燹謂以契注燹火而吹之也是燹爲炬燹爲燹契卽意二物皆以荆爲之而士喪禮云楚燹不云楚燹者蓋燹以灼龜不可用它木故白虎通義著龜篇引禮三正記云灼龜以荆藝文類聚木部引三禮圖云楚燹以荆爲之然以灼龜正以荆者凡木心圓荆心方也是燹必用荆若燹則所以然火莫燹或以荆或以它木皆可爲之故無楚燹之稱漢書韓延壽傳云民無箠楚之憂顏注云箠杖也楚荆也是

筮亦多以刑爲之與楚煇略同故此官掌燹燹謂之筮氏也

占人下士八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八人占者龜之卦兆吉凶疏

注云占者龜之卦兆吉凶者易繫辭云極數知來之謂占說文卜部云占視兆問也案許書據占龜爲訓卽則據本職兼著占卦龜占兆二者言之凡卜筮各使占人占之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筮則占者朝服書洪範云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士喪禮卜日云占者三人是凡卜筮無貴賤皆三人占之故人數獨多也白虎通義者龜篇云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士三人此漢人之異說不足據

萬詳大卜疏

辨人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徒四人問者曰筮其占易疏

人者筮官在下官之後者亦筮短龜長之義士冠禮士喪禮特牲饋食禮並有筮人又有卦者注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胡匡衷謂卦者亦筮人之屬筮人亦稱筮史詳占人疏 注云問者曰筮者說文竹部云筮易卦用筮也从竹从彳彳古文巫字又艸部云著蒿屬生千歲三百莖易以爲數天子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案筮卽籜之隸省筮爲梓人攬瀦授筮字蓋噬之別體此段爲著筮字經作筮注並作筮亦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例也曲禮二云著爲筮特牲饋食禮注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著也白虎通義著龜篇云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賈疏云鄭意以筮爲問故易蒙卦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是筮爲問也云其占易者謂通

周禮正義 禮三十二

五百三十七

占三易也賈疏云卽易之九六爻辭是也

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疏

占夢者漢書藝文志云眾占

非一而夢爲大故周有其官案左哀十六年傳有衛侯占夢嬖人侯國亦有此官也此亦占驗之官故次卜筮官之後

眠祲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魯史

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

疏

眠祲者賈疏云案其職云掌十輝之

法以觀效祥辨吉凶亦是陰陽鬼神之事故列職於此 注云

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者本職先鄭注義同說文卽部云祲精氣感祥從而侵省聲釋名釋天云祲侵也赤黑之氣相侵也漢書匡衡傳顏注引李奇云祲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云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也荀子王制篇云占祲兆楊

注云侵陰陽相侵之氣春秋錄露如天之爲篇云天地之間有陰陽之氣常漸人者若水常漸魚也書禹貢雋孔傳云漸入也淮南子泰族訓云精祲有以相蕩也許注云精祲氣之侵入者也侵漸與侵入義同云魯史梓慎云吾見赤黑之祲者左昭十五年傳文杜注云祲妖氣也孔疏引服虔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引以證祲爲陰陽之氣也

大祝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祝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祝祝官之長疏大祝下大夫二人者說文示部云祝祭主贊詞者大祝至詛祝五職並祝官祝所以事鬼神故同屬宗伯周書王會篇云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又大戴禮記公冠篇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盧注

云雍大祝亦卽此官也云小祝中士八人者周書嘗麥篇謂之少祝賈疏云大祝與小祝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胥徒注云大祝祝官之長者賈疏云以其與下小祝喪祝甸祝等爲長也詒讓案大祝亦作泰祝晏子春秋內篇諫上齊有泰祝子游是也凡祝官亦通稱祝史燕禮祝史立于門東北面東上賈彼疏以爲祝及大史胡匡衷云祝史卽祝官祝謂之史者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而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古者通謂掌文辭之官爲史故祝稱祝史金縢云史乃冊祝是也卜筮之官亦稱史以兆卦亦有繙詞故也大射司射獻釋獲者大史既受獻於其位下又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則祝官亦兼有史可知左傳多謂掌祝者爲祝史昭十七年舊祝史請

所用幣十八年鄭使祝史徙主祔於周廟哀二十五年衛侯因祝史揮以侵衛是可證也左傳又謂祝史爲祭史昭十七年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特于雒祭史亦卽祝史也

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

疏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者此官有夏殷

周三代之祝此上士二人疑卽周祝中士四人則夏殷祝也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故後主人士喪禮有商祝夏祝祝三者不同鄭彼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祝習周禮者也賈彼疏云雖同是周祝仰習夏禮則曰夏祝仰習商禮則曰商祝也此篇及既夕以夏人教忠從小斂奠大斂奠及朔半薦新祖奠大

道奠皆是夏祝爲之殷人致以敬但是接神皆商祝爲之此篇及既夕言夏祝商祝周禮以商祝行事皆當喪祝者也胡匡衷云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綬紼紼紼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兼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

甸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

疏注云甸之言田也田狩之祝者小宗伯若大甸則帥有司而

饁獸于郊注云甸讀曰田又職方氏甸服注云甸田也治田入

穀也是甸有治田之義故引申爲田狩之稱亦以聲兼義也

詛祝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徒四人詛謂祝之使沮敗也**疏**

注云詛謂祝之使沮敗也者詛沮聲類同釋名釋言語云詛阻也使人行事阻限於言也義亦略同賈疏云言盟者盟將來詛

者詛往過故云祝之使沮敗也

司巫中士二人府一人史一人胥一人徒十人司巫巫官之長
疏司巫者說文巫部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者也古
者巫咸初作巫公羊隱四年何注云巫者事鬼神禱解以治病
請福者也司巫男巫女巫巫並巫官亦掌事鬼神與祝官事相因
故亦屬宗伯而次祝官之後 注云司巫巫官之長者賈疏云
案其職云掌羣巫之政令與下男巫女巫神士等爲師故云巫
官之長

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
四十人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疏**男巫無數女巫無數其師
中士四人者國語楚語云在男曰覲在女曰巫此男女皆曰巫

者散文通也植弓俸穆公問縣子曰吾欲暴尪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又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毋乃已疏乎女巫職先鄭注引彼暴巫爲釋則植弓巫卽女巫其尪乃男巫也鵲冠子環流篇云積尪生跛巫以爲師蓋巫師爲男女巫之長以男巫之有才智者爲之故亦用尪矣左傳僖二十一年杜注以巫尪爲女巫又引或說以爲尪非巫疇病之人並非是 注云巫能制神之處位次主者者據國語楚語文詳前及神士疏

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大史史官之長疏大史下大夫二人者此官與小史掌典法禮籍兼司星曆之官故亦屬宗伯

案史官之設蓋始於黃帝下迄殷周職掌尤備左襄四年傳辛甲爲武王大史周書王會篇有大史魚史記周本紀有大史伯陽鄭世家有大史伯老子傳有大史儋漢書藝文志有周宣王大史籀並卽此官也云小史中士八人者小史大史之副貳左襄二十五年傳齊有南史孔疏謂是小史周易集解引尙書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盛事五史不知何官或當以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分列四方與御史爲五史與賈疏云小史與大史別職而同官故共府史也 注云大史史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內史外史御史等爲長若然內史中大夫大史下大夫大史得與內史爲長者以大史知天道雖下大夫得與內史中大夫爲長史以稱大也案賈說非也大史與小史馮相氏保章

氏爲長若內史則齊尊於大史一等蓋與大史相左右外史御
史則內史之屬官皆不屬大史也大史對內史亦稱左史周書
史記篇穆王時有左史戎夫大戴禮託盛德篇云內史太史左
右手也盧注云太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玉藻云動則左史書
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云熊氏云按周禮大史之職云大師抱
天時與大師同車又襄二十五年傳曰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
是大史記動作之事在君左廂記事則大史爲左史也按周禮
內史掌王之八枋其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
二十八年左傳曰王命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皆言
誥之事是內史所掌在君之右故爲右史是以酒誥云剏大史
友內史友鄭注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是內史記言大史記行

也此論正法若其有闕則得交相簾代故洛誥史逸命周公伯禽服虔注文十五年傳云史佚周成王大史襄三十年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皆大史主爵命以內史闕故也以此言之若大史有闕則內史亦攝之按覲禮賜諸公奉篋服大史是右者彼亦宜行王命故居右也此論正法若春秋之時則特置左右史官故襄十四年左史謂魏莊子昭十二年楚左史倚相藝文志及六藝論云右史記事左事詆言與此正反於傳記不合其義非也詒讓案據盛德玉藻諸文則內史非大史之屬官益信矣申鑒時事篇亦作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與漢志及六藝論同蓋皆所聞之異孔廣森據國語晉語文王訪於辛尹與左傳辛甲爲大史證尹佚當爲內史其說甚塢若然通言之內史亦得稱

大史若史逸及鄧以大史命伯石皆是孔氏謂內史闕大史攝之非也觀禮之大史或亦卽內史左傳之左史則卽大史故襄十四年杜注亦云左史晉大史孔氏謂春秋時特立左右史左傳殺疏又謂諸侯無內史疑亦非也

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馮乘也相視也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疏馮相氏者此官與保章氏並日厯之官左襄二十七年傳有司厯疑卽此大戴禮記千乘篇云日厯巫祝執伎以守官俟命而作此馮相保章皆掌日厯故屬大史而次諸祝諸巫之後注云馮乘也者廣雅釋言云馮登也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乘登也是馮乘義同

云相視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目部云相省視也云世登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者賈疏云以其官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皆所以視天文故云登高臺也云次序者馮相氏掌天文不變保章氏掌天文之變變則不依次序不變則如常有次序故以次序言之也案依鄭賈義凡官稱氏者並爲世守是職曲禮孔疏引干賈說亦同以全經攷之官名氏者地官春官各三夏官十有四秋官二十有三如師氏保氏之類旣非世守之事至考工諸工皆世事而稱氏者又止十有一工然則凡以氏名官者無由決其必爲世官矣況此經甸師大史諸官本不名氏而禮記左傳亦稱甸師氏大史氏此又不必世官而後可以稱氏之證也鄭干說並未塙互詳天官

殺官疏又案視天文必登臺者國語楚語云先王之爲臺榭也臺不過望氣祥詩大雅靈臺敍箋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案鄭據僖五年左傳文詩孔疏引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圓臺觀鳥獸魚鼈諸侯常有時臺圓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雍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圓曰靈圓稱沼曰

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無以正之又引鄭駁云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案左氏觀臺當卽雉門兩觀之臺詩之靈臺不當與太廟明堂辟廱同處異義引左氏說未允但天子宮廟明堂大學蓋皆爲臺門故古書多傳合爲一鄭謂靈臺不在大廟其說甚塢而謂與辟廱同在國之西郊則仍未安今攷靈臺當在靈囿之中靈囿與辟廱並在南郊其地相近而非同處至諸侯無靈臺辟廱而有觀臺囿臺其廟門或亦有臺然皆非靈臺此官掌視天文或卽於觀臺或別於官寺爲臺以便觀象要與靈臺咸不相涉也靈臺疏引袁準正論辯賈逵等說亦甚覈

互詳大司樂諸子匠人疏云天文屬大史者國語魯語云少采
夕月與大史司載糾虔天刑韋注云載天文也司天文謂馮相
氏保章氏與大史相儷偶也賈疏云案周語單子謂魯成公曰
吾非瞽史焉知天道是大史知天道之事引月令曰乃命大史
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者孟春令文貨釋文
作貨云吐得反或音二阮元謂貨是案今月令仍作貨依釋文
或音則本又作貳尤誤鄭彼注云典六典法入法也離讀如儷
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章氏掌天文者相與宿儷當密
候伺不得過差也引之者證大史率馮相氏等次序天文之事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徒八人保守也世
守天文之變疏注云保守也者淮南子主術訓高注云保猶守

也詩鳧鷖孔維引鄭易注云持一不惑曰守此保章氏亦謂守
持察視不差失也云世守天文之變者本職云掌天星以志日
月星辰之變動是也鵬冠子王鈇篇云列星不亂各以序行故
小大莫弗以章此保章之義也賈疏云以其稱氏也故稱世守
天文之變也月令孔疏云馮相保章雖俱掌天文其事不同馮
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所在之處若今之
司麻主其算術也保章者謂守天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
其恆次妖孽所在吉凶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也此其
所掌別也

內史中大夫一人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
六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疏內史中大夫一人者

宮正注謂其官府在宮中故曰內史又與大史相左右亦曰右史而與外史御史爲長故次大史諸屬官之後詩小雅十月之交云聚子內史又左傳莊三十二年有周內史過僖二十八年有內史叔與父文元年有內史叔服並卽此官也周初尹佚亦嘗爲此官互詳前疏又此官卽唐虞之納言詳本職疏

外史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御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其史百有二十人府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御猶侍也進也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

也疏御史者此官亦掌藏書所謂柱下史也北堂書鈔設官部

引漢官儀云侍御史周曰柱下史老聃爲之秦改爲御史史記張蒼傳云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索隱云周秦皆有柱下史

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恆在殿柱之下故老子爲周柱下史案
史記老子傳止云周守藏室史曾子問孔疏引史記云老聃爲
周柱下史或爲守藏史與今本史記不合莊子天道篇云孔子
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
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皆不云柱下史惟莊子逍遙游釋
文引世本云箕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一云卽老子
也孔穎達司馬貞或卽本於彼然則老子爲柱下史卽爲御史
也但爲中下士或爲百二十人之史則無可攷耳曾子問疏引
鄭論語注云老聃周之大史疑非柱下蓋中祕藏書之所御史
掌之與小史外史所掌內外相備故史特多本職不言掌藏書
者文不具也左哀三年傳云命周人出御書杜注云周人司周

書典籍之官御書進於君者也彼御書疑卽御史所掌之書凡
周代文籍並掌於史官詳小史疏又案通典職官云戰國時亦
有御史秦趙渑池之會各命書其事又滔于髡謂齊王曰御史
在前則皆記事之職也依杜說則此官又掌記事與外史相贊
又戰國策趙策張儀曰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御史是又掌
受書蓋晚周之制與此經不盡相應也 注云御猶侍也進也
者天官序官注同云其史百有二十人以掌贊書人多也者賈
疏云其職云凡治者受法令焉并掌贊書故其史特多復在府
上也

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府四人
史八人胥百人胥五人徒五十人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疏

巾車者此官與典路車僕司常並掌王以下車旗禮次之官故亦屬春官大射儀云命巾車張三侯左襄三十一年傳云巾車脂轄則侯國亦有此官又詩唐風彼汾沮洳有公路孔疏謂卽此官胡匡衷則謂當是下典路二說並通未知孰是云府四人者掌藏公車樂記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說文广部云庫兵車藏也云工百人者卽輪人輿人輶人車人四工之給事於官者胡匡衷云國語周語云轅國賓至工人展車疑卽此注云巾

猶衣也者大射儀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華嚴經音義引珠叢云以衣被車謂之巾也賈疏云謂玉金象革等以衣飾其車故訓巾猶衣也詒讓案巾以幪被器物故裝衣車亦謂之巾車云巾車車官之長者賈疏云謂與下典路車僕

等爲長也

典路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路

王之所乘車

疏

注云路王之所乘車者巾車注云王在焉曰路

案路爲車之尊名自王以下通於侯國之卿鄭舉尊者言之耳

詳巾車疏

車僕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司常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司

常主王旌旗

疏

注云司常主王旌旗者大行人注云常旌旗也

是對文則日月爲常總言之則常爲九旗之通稱故主旌旗者

謂之司常賈疏云九旗之別自王已下尊卑所建不同不專主

於王鄭云司常主王旌旗者以王爲主何妨尊卑皆掌

都宗人上上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疏都宗人者以下二官皆都
家之臣主祭祀之禮者故文宗伯之末賈疏云此既掌祭祀不
云伯而云宗人者避大官名胡匡衷云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
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鄭公孫黑肱有
疾召室老宗人立段魯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國語
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韋注宗宗人主禮樂者
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韋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
則大夫有宗人也論議案宗伯宗人亦通稱王小宗伯書顧命
謂之宗人是其證也詳前疏此都宗人家宗人與夏官都司馬
家司馬秋官都士家士同蓋亦都家自使其臣爲之但受命於

王猶侯國上卿亦王命之也以其受命於王而掌禮事本職又有王命禱祭之事有事則更迭聽政於王國故以職事附屬宗伯之末鄭公都家諸官唯以都司馬都士家士爲家臣此注不辨家臣王臣未詳其指夏官敍官都司馬注則直以爲王臣賈彼疏遂以此都家宗人及都士家士並爲王臣皆非經義與鄭秋官敍官注義亦不合不足據也云上士二人中士四人者夏官敍官云都司馬每都止士二人中士四人秋官敍官云都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注云亦當言每都此都宗人與都司馬都士同則此上士以下至胥徒之數亦當每都如是經注不言者文不具也 注云都謂王子弟所封及公卿所食邑者賈疏云案載師云家邑在稍地小都任縣地大都任疆地則大夫采地

不得稱都故據大都小都而言之下文家據大夫而說也詒讓案大宰注云都鄙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故都鄙兼有大夫采邑此都家宗人別官故知都內不兼大夫采邑也

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家謂大夫所食采地疏家宗人如都宗入之數者亦謂每家如是也少牢饋食禮云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匭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西面于槃北彼卽侯國家宗人蓋亦有上中士等人數匪一也注云家謂

大夫所食采地者此余本注疏本並作邑卽載師之家邑是也凡以神士者無數以其藝爲之貴賤之等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藝謂禮樂射御書數高者爲上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疏凡以神士者無數者士本職作仕孫志祖云

旌人云凡四方之以舞仕者屬焉則當作仕沈彤孔繼汾說同
案載師士田注云士讀爲仕曲禮說天子六大鄭注以爲殷制
其五曰大士鄭云大士以神仕者其說雖不埒然可證仕士聲
同字通彼言與本職字不必盡同如地官掌人本職作樞人饒
人本職作饒人是也此士字似本用段字與本職不同注不云
讀爲仕者亦以互見載師注略之賈疏云此神士還是工羣巫
中有學問者抽入神士以其能處置神位故以神爲名無數者
有卽入之故無常數在都家之下者欲見都家神亦處置之案
據此知賈本亦止作士但此神士非官名賈似忘士爲仕之段
字而誤釋不足據也左春官之屬卿一人中大夫五人下大夫
二十四人上士四十九人中士百五十人下士二百七十五人

府百八人史二百六十三人胥百五十八人徒千七百六十人
工百四人凡正官自卿至庶人總二千七百九十七人又瞽矇
上瞽四十人中瞽百六十六人眡瞭三百人誅師舞者
十六人凡樂工等舞瞽者總有百十六人又奄八人又世婦宮
卿十二人下大夫二十四人中士四十八人鄒以爲士人今定
爲女官女府十二人女史十二人奚九十六人又女祝十六人
奚三十二人凡女官女庶人總二百五十二人此外內宗外宗
旌人舞者男巫女巫以神仕者並無員數又都宗人每都上士
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家宗人每家
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皆有員
數無總數不可計大凡可計者總三千六百七十三人 注云

以神士者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者以巫有男女女巫止掌
祓除釁浴及舞雩諸事不識他事此神士掌三神之法其事繁
要故知選男巫之俊有學問才知者充之也賈太賦疏云知是
巫者此中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居按外傳云在男曰覲
在女曰巫使制神之處位女主之度與此文合故知此神士是
巫云藝謂禮樂射御書數者據大司徒六藝文御疑當從保氏
作取詳彼疏案此藝當謂技能卽指事神之事不涉六藝也文
王世子云凡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
其序注云曲藝爲小技能也王制以祝史爲執技以事上者此
神仕爲巫亦祝史之類故亦通謂之藝注義未允云高者爲上
士次之爲中士又次之爲下士者鄒以意推之以其藝爲貴賤

之等貴賤據對等言之當有此三科也但司巫爲巫官之長不
過中士則凡以神在者似不宜有上士竊謂此貴賤之等當指
班敘稍食言之前替膳無爵而分上替中替下替夏官稟人則
云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上下其食皆其比例也
鄭說亦未允

周禮正義卷三十一終